

谁是你的

重要他人

毕淑敏精品集

中国物资出版社



毕淑敏◎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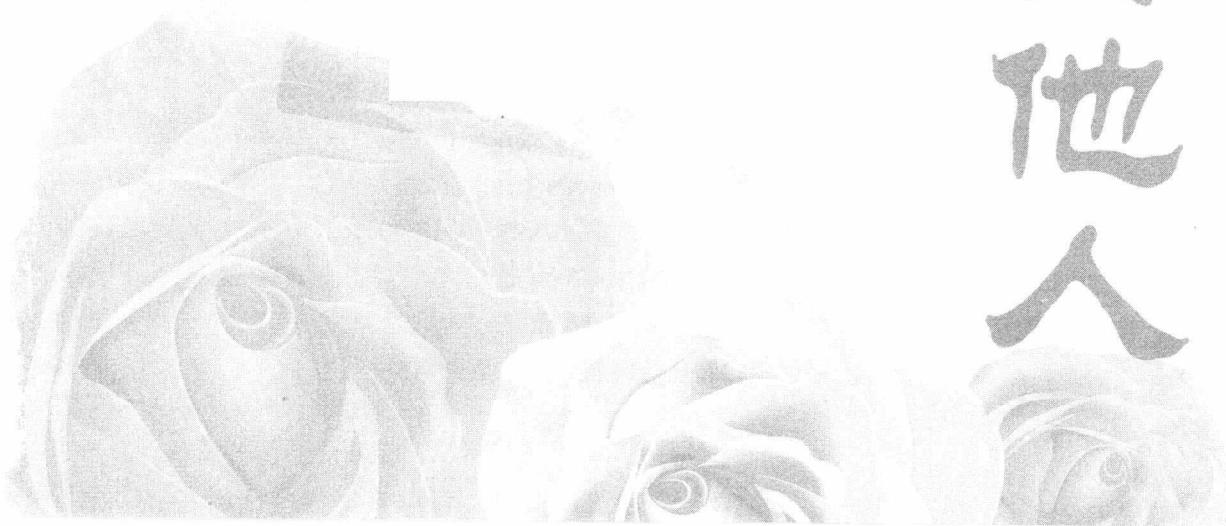
谁是你的  
重要他人

毕淑敏精品集

BISHUMINJINGPINJI

中国物资出版社

毕淑敏◎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是你的重要他人／毕淑敏著．—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09.1  
(毕淑敏精品集)

ISBN 978 - 7 - 5047 - 2987 - 3

I. 谁… II. 毕…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5964 号

策划编辑 于胭梅

责任编辑 于胭梅

责任印制 何崇杭

责任校对 孙会香

中国物资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http://www.elph.cn>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25 号

电话：(010) 68589540 邮政编码：100834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印刷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17 彩插：1 字数：270 千字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 - 7 - 5047 - 2987 - 3/I · 0032

印数：0001—7000 册

定价：28.80 元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我亲爱的读者



诡异了，魔床并不可怕，当它不由分说就宰割着你的意  
志和行为之时，而你残缺，我们只有惶惶绝望。但当  
我们撕破了魔床上的锦缎，打碎了那些陈腐的“应该”，  
魔力就在一瞬间倒塌。随着魔床轰塌，代之以我们清  
新明朗的心态。

魔由心生。时时检点自己的心灵宝库，可以储藏德气，  
可以储藏智慧，可以储藏经验和教训，可以储藏期望  
和深愿，但是不要储藏“应该”。

我不相信命运，我只相信该放手。

因为它不属于冥冥之中任何未知的力量，而且属于我的心。  
我可以支配它，考究我想要的任何一件事情。我不相信  
寻常的铁律，但我相信剪刀加手指出的规律。

# 薰衣草叶

## 自序

喜欢薰衣草这个词，不知道为什么。细细想，也总搞不清究竟被这词语中的哪一部分击中。拆开来看，比如“薰”字，雾霭腾腾的，带着炙烤的青烟和烧蜡的油腻。再如“衣”字，太普通了，棉衣、单衣、衬衣、大衣，琐琐碎碎、婆婆妈妈的。至于“草”，就更平凡到除了绿和小，再无甚可说了。三个其貌不扬的字集在一起，却像山乡小伙子来了个原生态组合，列排站在聚光灯下，无拘无束地引吭高歌，播散出的清新和幽远，力穿你心。

一直没见过真正的薰衣草，只是熟悉它的味道，在各种喷雾剂和香水的飞沫里。终于有一天，在欧洲油画般的山野中，看到了一片绛紫色的云霞在远方浮动。同行的朋友们以为是野花，以为是紫苜蓿，以为是茂密的马兰……突然有一个人恍然大悟道，那是薰衣草啊！

人们大呼小叫要停车，口气之急迫，让不通汉语的外籍司机以为是有人受了伤。车停稳之后，大家高一脚低一脚地向紫色的地毡奔扑而去。

走到近处，才看清这美丽的植物，并不是匍匐在地上，而是安然挺立着，株高大约有1米。顶端是玫瑰香葡萄色的穗状花序，花上被覆着星星状的茸毛，粗粗看去，好像是能磨出紫色面粉的小麦穗。每株有10朵左右的密集小花拥挤在一起，仿佛一群胆怯的小姑娘，抬着头低着下颌，你靠

着我我靠着你，手拉手紧密团结成幽蓝色的香柱。茎干呈灰绿色，窄长的叶片细碎而纷披，在干燥的空气中蛰伏着，好像正在憩息的含羞草……微风掠过的时候，薰衣草就活泼地荡漾起来，仿佛紫蓝色的精灵累了，一展腰肢做起柔曼的瑜伽。薰衣草给人的印象内敛而谦逊。

大家的下一个统一动作就是俯下身去扇动鼻翼，抽吸薰衣草的迷人香气。大失所望的是，除了清淡的草木之气，薰衣草的味道是哑的。徒有虚名的薰衣草大智若愚地沉默着，不肯把些许香氛赠送我们。微风吹过，它们不好意思地摇曳着，好像在祈请原谅。

没有香味的薰衣草，几乎让人怀疑它们的真实身份。有几个人说，也许，这不过是紫苜蓿的变种吧，咱们自作多情了。

揣着疑团回到车上，问过了当地籍的司机，才知道这千真万确就是大名鼎鼎的薰衣草，才知道真正的薰衣草在没有提炼出精油之前，是不香的。于是就想再回头看一眼沉默的薰衣草，可惜起伏的山峦已遮挡住它们紫色的侧影。

长久地挂念着薰衣草，看到紫色就想起了它，它成了紫色的形象大使。某一天早晨，我在自由市场采买蔬果，看到一个老汉蹲在角落里叫卖杂物，面前堆放着一些深绿色的小塑料袋子。我问他，这是什么呀？他说，薰衣草啊。

透明袋子里的黛绿色的草末，好像未晾干的烟叶。我疑惑地问，这是薰衣草吗？他缺了几颗牙的嘴巴不容置疑地说，是。

我说，薰衣草是紫蓝色的，到了您这儿怎么变绿了？

老汉说，薰衣草的花是紫蓝色的不假，但花要拿去提炼精油，精油多贵啊，一般人买不起。我这是薰衣草的叶子，和花的作用是一样的，只是力道弱点。你可以多买一些啊，用薰衣草的叶子做一个枕头吧，淡而清澈的香气，会让你做一个好梦。

缺牙老汉所说的“淡而清澈的香气”这句话打动了我。我不知道是他批发草叶的同时听到的这话，还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因为这句话，我买了薰衣草的叶子。只是，它们的分量只够装进荷包悬挂在我的电脑旁，陪着我写这篇自序。

薰衣草有良好的药用功效，可以洁净身心平抑怒火，舒展经脉疗治创伤。国外有研究机构发现，如果公司要讨论一个非常棘手的话题，事先在会议室里洒上几滴薰衣草精油，气氛就会变得友善和谐，保不准一个统一的意见就此形成了……

我喜欢薰衣草的清静和舒缓，喜欢它低垂的花和朴素的茎干，喜欢它不事张扬的色泽和静祷般的安宁。希望自己的散文能学到一点薰衣草的风格——叶片在原野上自由自在，香氛在空气中若有若无。路过的人看到了，也许会张望几眼，喜欢的人看到了，也许走过之后还会回眸。

这套散文集，几乎收进了我自创作以来所有的散文作品，算是一网打尽颗粒归仓了。经过责任编辑于胭梅女士的精心整理，它们被分别收录到不同的分册中，“安居乐业”了。又好像一个披头散发步履匆匆的旅人，被巧手的理发师拾掇了一番，不再泥沙俱下蓬头垢面，对此我表示深深的感谢。

如果读过它们之后，一如洒在会议室的精油，让人们被快节奏舞动起来的火气稍稍平息，你比较地镇静和快活起来，我就欣慰万分了。转念一想，薰衣草精油是很昂贵的东西，不能太自不量力自作多情了。那么，就期待它们如同乡下老汉手中的薰衣草碎叶，带给你一点点舒缓和清凉，做个好梦到天明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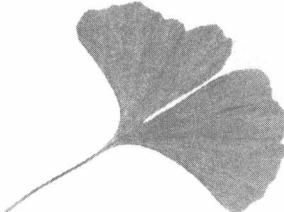
毕淑敏

2006年7月7日

#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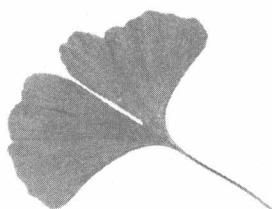
## 谁是你的重要他人

- 谁是你的重要他人 / 3
- 海泽先生的勇敢 / 13
-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 15
- 摄影能否记录死亡 / 23
- 谁是你的支持系统 / 27
- 过年 / 29
- 白桦的舍利 / 31
- 你是否为女作家羞愧 / 34
- 解甲归田的瞬间 / 37
- 男性的爱 / 40
- 金丝雪片 /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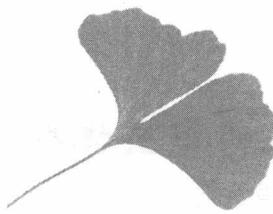
## 斯特朗的地毯鞋

- 斯特朗的地毯鞋 / 47
- 啊, 原来你是一只老虎 / 51
- 七条金鱼在呼吸 / 61
- 谁毁灭谁 / 64
- 遮颜男子 / 67
- 为了雪山的庄严和父母的希望 / 73
- 病中读书谱 / 84
- 讲给松树的故事 / 87
- 做自己身体的朋友 / 91
- 做一棵城市树需要勇气 / 94
- 白雪下的暴力 / 97
- 第29枚元素 / 101
- 幸福盲 / 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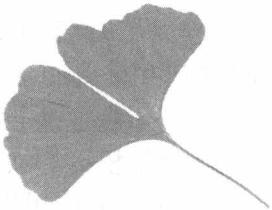
## 甲虫冰激凌

- 甲虫冰激凌 / 119  
会吐火的龙 / 132  
谁可以破门而入 / 142  
抢，还是不抢 / 147  
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 155  
到西藏去 / 157  
西藏猪 / 160  
装大米的汽车 / 163  
绿色皮诺曹 / 166  
白云剪裁的衣服 / 171  
走，到阿里去 / 178  
糖衣氧气压缩片 / 189  
雪山窃贼 / 198



## 十一块宝石婴孩的项圈

- 十一块宝石婴孩的项圈 / 203  
机场悬红 / 210  
一点七亿只碟子 / 215  
费城被阉割的女人 / 221  
奶奶是没有翅膀的天使 / 227  
腰线 / 232  
发现维生素 / 235  
平安扣 / 236  
抱着你，我走过安西 / 238



谁是  
重要  
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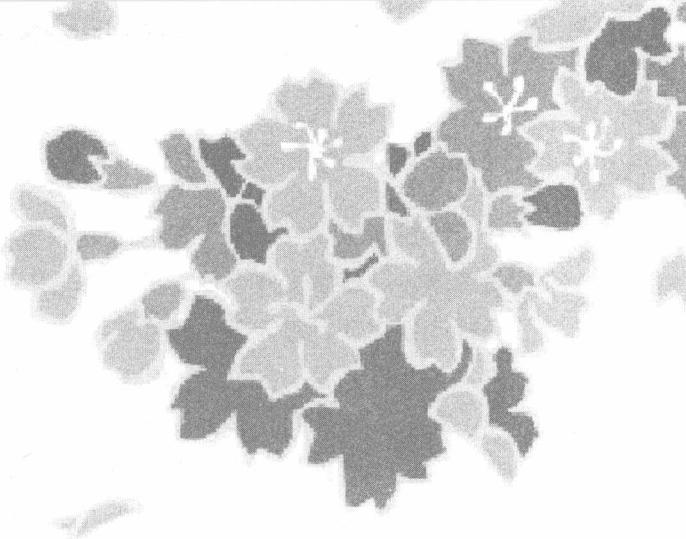
他



**在**我们身上，一定会有“重要他人”的影子。

美国有一位著名的电视主持人，叫做奥普拉·温弗瑞。2003年，她登上了《福布斯》身价超过十亿美元的“富豪排行榜”，成为黑人女性获得巨大成功的代表。

父母没有结婚就生下了她，从小住的房子连水管都没有。一天，温弗瑞正躲在屋角读书，母亲从外面走进来，一把夺过她手中的书，破口大骂道，你这个没用的书呆子，把你的屁股挪到外面去！你真的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你这个白痴！



## 谁是你的**重要他人**

“重要他人”是一个心理学名词，意思是在一个人心理和人格形成的过程中，起过巨大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作用的人物。

“重要他人”可能是我们的父母长辈，或者是兄弟姐妹，也可能是我们的老师，抑或是萍水相逢的路人。童年的记忆遵循着非常玄妙神秘的规律，你着意要记住的事情和人物，很可能湮没在岁月的灰烬中，但某些特定的人和事，却挥之不去，影响我们的一生。如果你不把它们寻找出来，并加以新的认识和把握，它们就可能像一道符咒，在下意识的海洋中潜伏着，影响潮流和季风的走向。你的某些性格和反应模式，由于“重要他人”的影响，而被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这段话有点拗口，还是讲个故事吧。故事的主人公是我和我的“重要他人”。

她是我的音乐老师，那时很年轻，梳着长长的大辫子，有两个漏斗一样深的酒窝，笑起来十分清丽。当然，她生气的时候酒窝隐没，脸绷得像一块苏打饼干，木板样干燥，很是严厉。那时我大约十一岁，个子很高，是大队委员，也算个孩子里的小官，有很强的自尊心和虚荣心。

学校组织“红五月”歌咏比赛，要到中心小学参赛，校长很重视，希望歌咏队能拿个好名次，为校争光。最被看好的是男女小合唱，音乐老师亲任指挥。每天下午集中合唱队的同学们刻苦练习。我很荣幸被选中，每天放学后，在同学们羡慕的眼光中，走到音乐教室，引吭高歌。

有一天练歌的时候，长辫子的音乐老师突然把指挥棒一丢，一个箭步从台上跳下来，东瞄西看。大家不知所以，齐刷刷闭了嘴。她不耐烦地说，都看着我干什么？唱！该唱什么唱什么，大声唱！说完，她侧着耳朵，走到队伍里，歪着脖子听我们唱歌。大家一看老师这么重视，唱得就格外起劲。

长辫子老师铁青着脸转了一圈儿，最后走到我面前，做了一个停止的手势，整个队伍瞬间安静下来。她叉着腰，一字一顿地说，我在指挥台上总听到一个人跑调儿，不知是谁。我走下来一个人一个人地听，总算找出来了，原来就是你！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现在，我把你除名了！

我木木地站在那里，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刚才老师在我身旁停留得格外久，我还以为她欣赏我的歌喉，唱得分外起劲，不想却被抓了个“现行”。我灰溜溜地挪出了队伍，羞愧难当地走出教室。

那时的我，基本上还算是一个没心没肺的女生，既然被罚下场，就自认倒霉吧。我一个人跑到操场，找了个篮球练起来，给自己宽心道，嗨，不要我唱歌就算了，反正我以后也不打算当女高音歌唱家。还不如练练球，出一身臭汗，自己闹个筋骨舒坦呢（嗨！小小年纪，已经学会了中国小老百姓传统的精神胜利法）！这样想着，幼稚而好胜的心也就渐渐平和下来。

三天后，我正在操场上练球，小合唱队的一个女生气喘吁吁跑来说，原来你在这里！音乐老师到处找你呢！

我奇怪地说，找我干什么？

那女生说，好像要让你重新回队里练歌呢！

我挺纳闷，不是说我走调厉害，不要我了吗？怎么老师又改变主意了？对了，一定是老师思来想去，觉得还可用。从操场到音乐教室那几

分钟路程，我内心充满了幸福和憧憬，好像一个被发配的清官又被皇帝从边关召回来委以重任，要高呼“老师圣明”了（正是瞎翻小说，胡乱联想的年纪）。走到音乐教室，我看到的是挂着冰霜的“苏打饼干”。长辫子老师不耐烦地说，你小小年纪，怎么就长了这么高的个子？

我听出话中的谴责之意，不由自主就弓了脖子塌了腰。从此这个姿势贯穿了我整个少年和青年时代，总是略显驼背。

老师的怒气显然还没发泄完，她说，你个子这么高，唱歌的时候得站在队列中间，你跑调儿了，我还得让另外一个男生也下去，声部才平衡。人家招谁惹谁了？全叫你连累的，上不了场！

我深深低下了头，本来以为只是自己的事，此刻才知道还把一个无辜者拉下水，实在无地自容。长辫子老师继续数落，小合唱本来就没有几个人，队伍一下子短了半截，这还怎么唱？现找这么高个子的女生，合上大家的节奏，哪那么容易？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法子了……

老师看着我，我也抬起头，重燃希望。我猜到了老师下一步的策略，即便她再不愿意，也会收我归队。我当即下决心要把跑了的调儿扳回来，做一个合格的小合唱队员！

我眼巴巴地看着长辫子老师，队员们也围了过来，在一起练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歌，彼此都有了感情。我这个大嗓门儿走了，那个男生也走了，音色轻弱了不少，大家也都欢迎我们归来。

长辫子老师站起来，脸绷得好似新纳好的鞋底。她说，你听好，你人可以回到队伍里，但要记住，从现在开始，你只能干张嘴，绝不可以发出任何声音！说完，她还害怕我领会不到位，伸出修长的食指，笔直地挡在我的嘴唇间。

我好半天才明白了长辫子老师的禁令——让我仿佛一个只张嘴不出声的木头人。泪水憋在眼眶里打转，却不敢流出来。我没有勇气对长辫子老师说，如果做傀儡，我就退出小合唱队。在无言的委屈中，我默默地站到了队伍中，从此随着器乐的节奏，口形翕动，却不得发出任何声音。长辫子老师还是不放心，只要一听到不和谐音，锥子般的目光第一个就刺到我身上……

小合唱在“红五月”歌咏比赛中拿了很好的名次，只是我从此遗下再不能唱歌的毛病。毕业的时候，音乐考试要每个学生唱一支歌，但我根本发不出自己的声音。音乐老师已经换人，并不知道这段往事，她很奇怪，说，我听你讲话，嗓子一点毛病也没有，怎么就不能唱歌呢？如果你坚持不唱歌，你这一门没有分数，你不能毕业。

我含着泪说，我知道。老师，不是我不想唱，是我真的唱不出来。老师看我着急成那样，料我不是成心捣乱，只好特地出了一张有关乐理的卷子给我，我全答对了，才算有了这门课的分数。

后来，我报考北京外语学院附中，口试的时候，又有一条考唱歌。我非常决绝地对主考官说，我不会唱歌。那位学究气的老先生很奇怪，问，你连《学习雷锋好榜样》也不会？那时候，全中国的人都会唱这首歌，我要是连这也不会，简直就是白痴。但我依然很肯定地对他说，我不唱。主考官说，我看你胳膊上戴着三道杠，是个学生干部。你怎么能不会唱？当时我心里想，我豁出去不考这所学校了，说什么也不唱。我说，我可以把这首歌词默写出来，如果一定要测验我，就请把纸笔找来。那老人居然真的去找纸笔了……我抱定了被淘汰出局的决心，拖延时间不肯唱歌，和那群严谨的考官们周旋争执，弄得他们束手无策。没想到发榜时，他们还是录取了我。也许是我一通胡搅蛮缠，使考官们觉得这孩子没准以后是个谈判的人才吧。入学之后，我迫不及待地问同学们，你们都唱歌了吗？大家都说，唱了啊，这有什么难的。我可能是那一年北外附中录取新生中唯一没有唱歌的孩子。

在那以后几十年的岁月中，长辫子老师那竖起的食指，如同一道符咒，锁住了我的咽喉。禁令铺张蔓延，到了凡是需要用嗓子的时候，我就忐忑不安，逃避退缩。我不单再也没有唱过歌，就连当众发言演讲和出席会议做必要的发言，都会在内心深处引发剧烈的恐慌。我能躲则躲，找出种种理由推托搪塞。会场上，眼看要轮到自己发言了，我会找借口上洗手间溜出去，招致怎样的后果和眼光，也完全顾不上了。有人以为这是我的倨傲和轻慢，甚至是失礼，只有我自己才知道，是内心深处不可言喻的恐惧和哀痛在作祟。

直到有一天，我在做“谁是你的重要的他人”这个游戏时，写下了一系列对我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之后，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了长辫子音乐老师那有着美丽的酒窝却像铁板一样森严的面颊，一阵战栗滚过心头。于是我知道了，她是我“重要的他人”。虽然我已忘却了她的名字，虽然今天的我以一个成人的智力，已能明白她当时的用意和苦衷，但我无法抹去她在一个少年心中留下的惨痛记忆。烙红的伤痕直到数十年后依然冒着焦煳的青烟。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认为，“重要的他人”的伤害，即使在那些被精心照料的儿童心里，也会留下创伤。因为按照儿童智力发展的规律，当他们幼小的时候，不能够完全明辨所有的事情，以为那都是自己的错。

孩子的成长，首先是从父母的瞳孔中确认自己的存在。他们稚弱，还没有独立认识世界的能力。如同发育时期的钙和鱼肝油会进入骨骼一样，“重要的他人”的影子也会进入儿童的心理年轮。“重要的他人”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他们的喜怒哀乐和行为方式，会以一种近乎魔法的力量，种植在我们心灵最隐秘的地方，生根发芽。

在我们身上，一定会有“重要的他人”的影子。

美国有一位著名的电视主持人，叫做奥普拉·温弗瑞。2003年，她登上了《福布斯》身价超过十亿美元的“富豪排行榜”，成为黑人女性获得巨大成功的代表。

父母没有结婚就生下了她，从小住的房子连水管都没有。一天，温弗瑞正躲在屋角读书，母亲从外面走进来，一把夺过她手中的书，破口大骂道，你这个没用的书呆子，把你的屁股挪到外面去！你真的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你这个白痴！

温弗瑞九岁就被表兄强奸，十四岁怀了身孕，孩子出生后就死了。温弗瑞自暴自弃，开始吸毒，然后又暴饮暴食，吃成了一个大胖子，还曾试图自杀。那时，没有人对她抱有希望，包括她自己。就在这时，她的生父对她说：

有些人让事情发生，

有些人看着事情发生，